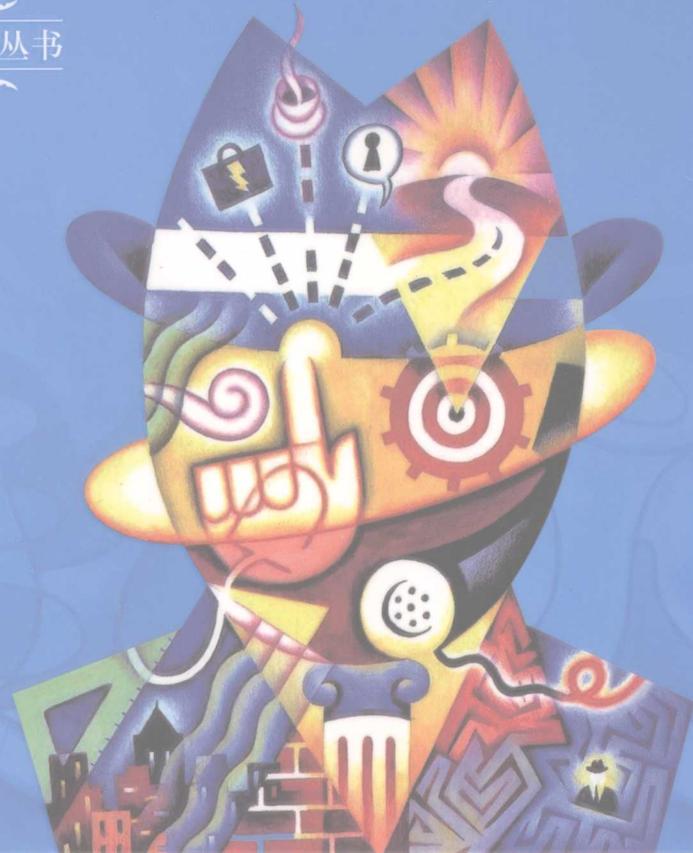


世界人文科学读本丛书



人性的本质

THOUGHTS ON MAN

认识你自己，才能做最好的自己。

威廉·葛德文 (William Godwin) | 著
孙宜学 蔡旭琳 | 译



人性的本质

THOUGHTS ON MAN

认识你自己，才能做最好的自己。

威廉·葛德文 (William Godwin) | 著

孙宜学 蔡旭琳 | 译

江西高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性的本质 / (英) 葛德文 (Godwin, W.) 著; 孙宜学, 蔡旭琳译.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9. 8

(世界人文科学读本丛书)

ISBN 978 - 7 - 81132 - 641 - 3

I. 人… II. ①葛…②孙…③蔡… III. 人—本质—研究

IV. B0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22831 号

出版发行	江西高校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洪都北大道 96 号
邮政编码	330046
网 址	www.juacp.com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照 排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2 - 641 - 3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在下面的这本书中，我一直尽力用某种确定并且永恒的形式，来表达 34 年来我心中各种各样的想法，现在距我出版《询问者》那本书已经隔了这么长的时间，——即使思想本身曾以各种方式展现给其他人，那么至少就我所知，还没人将它们发表出来。有一段时间，我在很大程度上仍不能习惯自己的作家身份，也很少为自己挂名的杂志写东西。——请读者相信，自从我进入 1791 年这个可称为我人生的休假期后，我几乎没在任何杂志上发表过一个字。

我的大脑实际上是喜欢沉思的，如果无法将自己思考的产物整理发表，我就不会感到满足。我已经开始了一项事业；我将之视为自己的责任，绝不能半途而废。

还有一件事我必须要说明。我总是将以清晰明确的语言向普通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视为自己的工作。我注定要与这样一些人交往，他们认为自己思想深刻，用模糊的语言表达自己的预言，并夸口理解他们的人寥寥无几，即使这仅有的几个人也只能通过抽象思考的过程，借助永不疲倦的运用才能理解。

当然，我不属于这种预言家。我感觉自己无话可说，这应该很难让人理解。如果我能提供帮助，我就决心不用“无知的话来让劝诫变得晦涩”。这就是我在《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中坚持的原则。我得到了回报。各个阶层、各种年龄和性别的人中都有我的听众。无论年轻人还是美丽的人都没有被我

的作品吓退。

可能是该书的出版季节很吉利。人们告诉我，现在出版的东西没有受欢迎的，除非娱乐作品。谁要为自己的什么重要目的提出什么建议，或在这个或那个特别的地方揭开庄重的思想或真理的面纱，他就必得接受被人忽略的命运。

我一直不愿相信这一点：因此将我自己的思考出版。我的目标是能形成一种流行、有趣（如果可能）的风格。若我被排挤或遭漠视，我就安慰自己说我相信自己已经尽了全力。

现在这部作品的特点之一就是连最肤浅的读者都能读懂。我知道有许多人厌恶人类，而且公开承认蔑视他们自己的种族。我的信仰则完全相反。我认为我们在思想世界里观察到的最优秀、最出色的东西就是人类；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注意到，神秘主义的信徒只不过用最精心挑选的人性和人的能力来装扮自己的神而已。我生活在人之间，我对人类同胞也怀有浓烈的兴趣和爱。我非常满意自己胸中的这种感情，也乐于珍惜别人的情感。鉴于此，我很乐于跻身传教士之列。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 1

第一篇 身体和思想 / 1

第二篇 才能的分配 / 9

第三篇 智力的夭折 / 27

第四篇 人类成就和作品的持久性 / 37

第五篇 人类的反抗 / 47

第六篇 人类的纯真 / 56

第七篇 人类生命的持久 / 64

第八篇 人类的生长 / 73

第九篇 休养生息 / 83

第十篇 模仿与创造 / 91

第十一篇 自爱与善良 / 103

第十二篇 人类行动的自由 / 113

- 第十三篇 信仰 / 121
第十四篇 少年与老年 / 129
第十五篇 爱情与友谊 / 135
第十六篇 坦率与保留 / 148
第十七篇 投票 / 155
第十八篇 缺乏自信 / 164
第十九篇 自我满足 / 169
第二十一篇 骨相学 / 176
第二十一篇 天文学 / 185
第二十二篇 物质世界 / 212
第二十三篇 人类的美德 / 222
译后记 / 230

第一篇 身体和思想

自古以来，人类就是沉思者最关注的话题：然而我们几乎从未承认，还有很多与人有关的情况我们还没有充分思考。

熟悉会导致轻视。我们很难去赞扬每天每时都能看见的东西。对我们的几乎每一种强烈的情感来说，好奇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本性中一些单纯的喜好可能是例外。对食物的欲望永远是一个健康的新主题，这一主题从未消退过，深受人们喜爱，即使是最纯粹的欲望，也结合着人类的原始冲动，因此它有时能经受住千万次的考验，保持永恒。在所有其他必要的情况下，有必要提供新的刺激，去唤醒人们新的注意力，否则我们就不会赞美它们。万物常常在我们的感觉中隐约闪过，几乎不能唤醒我们已经疲倦的灵魂。

“人类是世界上最出色、最高贵的生物，是上帝最伟大和最主要的作品，是大自然的奇迹，是奇迹中的奇迹。”

让我们看一看他的身体结构。一开始我们或许稍微觉得其简单。但对人类的力量和灵敏性来说，这种结构是多么精确呀！这是决不会被掩盖的。它就像一块来自杰出雕刻家之手的大理石；一切不必要的东西都被小心地凿离；关节、肌肉和血管都清晰完整地表现出来。很久以前人们就注意到了美和美德是一切极端的中和：鼻子既不特别长也不特别短，既不厚也不薄，这是完美的鼻子；其余部分也是如此。在谈论普遍的人类时，我同样不考虑任何形体的失常，比如肥胖、过胖或过瘦的小腿等，我取所有极端的中间，这就是我要强调的人类。

人类赶不上一匹奔跑着的马，但他能坚持下去，并最终打败它。

人类的身体结构使他能完成无限多样的工作！在这方面，他优胜于所有生物。

人类的手是一种什么样的机器呀！我们分析其零部件和用处时，它似乎是我们身上最完美的部分。然而，还有其他部分完全可与之相媲美。

他直立的形态是多么庄严呀！他的形态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的本性使他更倾向于顺从别人。他被塑造成天空的守护者。他原始构造中呈现出的表情就是“同天空交流的表情”。

他的面部特征美得惊人：眼睛、鼻子、嘴巴都如此！它们在平静状态中显得多么高贵！它们表现出其思想感情的永无休止的变化及侧重！在人类尚未被污染和贬低的面容上，我们读到了坦率和纯真的灵魂，清晰的思想和精神的渗透力。他宽广并且高耸的眉毛能解开多少难题呀！在他的面容中，我们看到有时表现出沉着的信心和无畏的精神，有时表现出上帝般的谦虚和最让人动心的温柔。谁能看到人类突然充满泪水或泪水忍不住奔涌而出的眼睛，看到颤抖着却没有无法表达的情感的嘴唇呢？莎士比亚这样说到一双眼睛：“那使全世界惊悚的眼睛。”（莎士比亚《裘力斯·恺撒》第一幕——译者）

人类的肤色是多么美妙呀！我们被送到赤裸的世界，血液的所有变化也许都能清晰可见。我无法不在此引用诗人们最深刻和最富哲理的诗句，不管这是多么乏味：

我们一看就
理解了她：她纯洁优雅的血液
在她脸庞呈现，如此清晰完美，
使人几乎可以说她的身体就是她的思想。

脸红是多么奇怪的现象呀！看到这种现象不可能不感到有趣和同情。它总是突然出现，让人猝不及防。它来自灵魂深处，同样肯定地表达出羞愧、谦虚和活泼这些不受理智控制的情感。正如在许多舞台上表演的那样，它弥漫在他或她的两颊、眉毛和脖子，这是导致脸红的感情在起作用。

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提到讲话，这也许不是人类最难估量的才能，可如果不是那样，它也至少是一种天赋，它让人们变得社会化，我们主要借此交流感情，使我们不再孤独，使我们获得一种丰富多彩的生活。除此之外，它还会无限增加一个人的完美。不说话的人只是不成熟的思想者；不写作的人只是半个调查者。

我们不研究表达清晰的演讲的所有秘密以及其不可抗拒的雄辩的力量，不管是对一个听众演说，还是当众发言，——这个主题或许不属于论身体的这一章，而应属于论思想的一章，——让我们稍微用点时间一直集中思考人类那件小小的工具上，即人类的声音。它是多么易于产生无穷的变化呀！它会激起多大的恐怖呀！它是怎样地让灵魂惊悚，使其中止一切活动呀！它的旋律是多么无限呀！它是怎样地让听众立刻产生同情心或爱心啊！听者是怎样被它深深吸引，愿意它的每一次祈祷都永远持续下去，

——她还没意识到
沉默已经出现，希望她能
违背本性，不再，
这样被人取代。

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文明的胜利。有两种人的声音简直有天壤之别：一是小丑的声音——他从未想到自己所拥有这种才能的力量，就用一种粗鲁、不和谐、一成不变的语调说话，习惯于和同伴像两个朋友似的交谈；另一种人了解自己的工具，就像汉德尔了解人体的器官一样，他不管有没有想到，都要悄悄地动摇那些听众，就像传说中的奥菲士（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手，善弹竖琴，弹奏时猛兽俯首，顽石点头——译者）能征服野兽一样！

我们从一个人的面容接着来看他的身材。他的四肢都能说话，都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支撑着头的脖子同样十分伟大！宽阔的胸膛表现出几乎无限的力量和能力。让我们想想阿波罗·贝尔伟德和维纳斯·德·美第奇，他们的“屈身就是修饰”。但女演员第一次朝向观众迈出第一步时，我能看出其中表达出怎样的崇高和敬畏，至今也没减少过！我被陶醉了，

很难安坐在座位上！她们从我们身边走过，踏上舞蹈的迷宫，即使站着不动，她们的身体也会表现出无与伦比的魅力和如画般的美丽，而在其无尽的律动中则洋溢着令人陶醉的高雅。

人类笔直的身体似乎会附带地产生另一种让人难忘的影响力。因此，我们从大厅中的会面、集会和拥挤的聚会中获得力量。在庄严的纪念会和节日时分，我们“到处都是，虽然没有具体的数目”。我们互相碰触，就像欢乐聚会上人们在等待着电器的击打，等待火花从一个人身上传递到另一个人身上时习惯做的那样。我们在剧院表演和公共晚餐上也会有同感，人们交换着愤怒的情绪，爱国之心变得难以控制。

一个人能用清晰的演讲向一千个人传达自己的感觉；这就是演讲术、公众道德、宗教和戏剧的起源。我们倾向于滥用自己的这种特权；但当数以百计颗头颅聚在一起，数以百计张脸仰起注视着一种东西，数以百计种声音表达着同一种感情时，人类几乎从未如此强大和可怕过。

然而，尽管人体有无尽的美丽，有着各种美德和动人之处，但思想却声称，并且公正地声称自己具有毫无争议的优越性。我并不准备一一列举人类思想的各种才能和天赋，就像我列举人类身体的能力那样。后者是我的目的所必需的。在我进一步考虑思想的优势、其习惯上所宣称的领域和崇高之前，似乎应回想一下其主人和奴隶的本质和价值所在。

我们通过思想来理解我们内心所思所想是什么，我们的感觉和理性在哪里。我们说不出它在哪里，即使说出来也难以让人信服，正如传道者所说，就某种特殊现象而言，“它或者在身体之内，或者在身体之外。”无论它在哪里，或者是什么，这正构成了我们存在的伟大本质，也是我们存在的价值所在；没有它，我们的小宇宙创造的所有奇迹都只是一具躯壳，注定要立刻毁灭，并不比山谷中的黄土更有价值。

很多年前，一位著名的生理学家和解剖学家曾对我说过一句令我获益匪浅的话，当我发现自己开始关注身体上的某一部分时，我可能就在道德上确信自己身体的那一部分发生了问题。只要整个外在机体运行良好，没有中断，我们就不会注意它。智者就像没有躯壳的精神。

他几乎处于《天方夜谭》中苦修僧那种状态，他能使自己的灵魂离体进入另一个没有生命的的身体中，也许是人类的，也许是野兽的，而他自己

的身体则处于一种毫无知觉的死亡状态，直到被自己的或其他人的精神唤醒为止。当我就如一般人所理解的那样处于运动状态时，我会随自己的意念去动用四肢。在身体处于静止状态时，我则继续思考、反思、推论，我可能是把大脑细胞当作思考、反思和推论的工具；虽然实际上我们对此知之甚少。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没有身体思想是无法存在的；若真发生了这种事，我们至少与现在有很大的区别。对一个要愉快而宁静地思考的人来说，他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健康。精神健康与身体健全同样必不可少。我们必须吃饭、喝水和睡觉。我们必须有良好的胃口和消化系统，冷热适宜的体温。我们还希望有空气和锻炼。但这只是工具性的要求。所有这些都是否定性的，若没有这些，我们的思考就不能达到最好的目的，但它们对我们的思考并没有积极的帮助。

人类是像上帝一样的生物。我们自以为是地将自己投入无限的空间，在比那些恒星更远的地方开始休息。我们自由地从一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穿越已往的所有时代，穿越可想象出的未来的伟大创造。我们挣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将思想限制在身体内的想法并不是无益的，这总比那些妄图用厚厚的篱笆圈住老鹰不让它们搏击长空，而成为呆子小丑要好。

我们从来不会发现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了身体的任何一部分上，除非那部分发生了问题。同样，既然我们不会特别想到身体的任何一部分，那么也不会考虑我们的整个小宇宙和身体状况。人们只是将身体理解为人所居住的房子一样重要，且与从事思维训练的人密切相关。可以恰当地将思想描述为“家中的陌生人”。在特定的场合和恰当的时候，我们会检查自己的商店，并且发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在报纸上和保险箱里堆得满满的。我们就像是和平时代为抵御外来侵略者而修建的城堡的堡主，会偶尔参观一下城堡中的军械库，算一算其中步枪、刀剑和其他武器的数量，但我们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和平时代，不会想起任何形式的战争手段。

我们可以恰当地将思想称为“家中的陌生人”。大部分人对自己的身体所知甚少。我们“就像一个在镜中看到自己未经修饰的面孔的人，他看到了自己，然后收回目光，继续走自己的路，并且立刻忘记了自己是怎样

一个人”。在思考人类内心，剖析思想和欲望时，我们运用了充满智慧的算术，我们加、减、乘、除，没有请求帮助，没有留意自己的关节和身体各部分的存在。甚至对就我们比较具体的业余爱好而言，我们也仅看到外部世界，径直走向欲望的目标，几乎不曾想到我们自己的身体结构这一媒介，而不借助于这一机体，我们则会一事无成。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是精神的存在物，不管我们对精神这个术语的理解是多么不完美。

因此，就出现了身体禁锢思想这种观念，自从世界上产生了思考和逻辑对话后，这一观念就一直受到青睐，甚至在野蛮人之间，这种观念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虽然可能有点模糊和混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瓦勒在 80 岁以后开始用这些有趣而生动的对句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当我们的年纪使我们既不能读也不能写时，
对象使我们还能创作。
灵魂黑暗的小屋，不断受到击打而腐朽，
让新的光从时间凿开的裂缝中渗入：
人因虚弱而更强大，也更睿智，
因为他们正接近永恒之家。

所以，灵魂高尚者总谈到对身体的忽视、漠然或回避。正是出于这种精神，人们才记录下了阿那克萨库的故事，据说萨拉米斯的暴君尼古克隆令人在泥地上重打他，他无视肉体的痛苦，喊着：“继续打吧，暴君！你只能鞭打阿那克萨库的身体，你无法触及他本人。”我们必须从同样的角度思考与北美野蛮人有关的东西。嘲笑自己所受的肉体痛苦的人，一定具有某种他们的敌人所不理解的东西。

然而，我们也有必要看到，这里的某些细节并不是人类所独有的，野兽身上其实也可得见。如果人们不完全熟悉自己的身体和外貌，那他可能会被认为是低级动物。的确，所有人都应该了解身体的每一部分，这是我们的主要力量和抵御外敌的源泉。就像公牛知道用牛角攻击，马匹会用蹄子攻击，被捕食的野兽用爪子，鸟用嘴，昆虫和其他有毒生物用针状物。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促使他们使用各种方法来维持生命，我们只是将其称之

为本能。但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不是从光靠检查它们身体的每一部分就能了解的，这些只是大自然优胜劣汰地选择了对它们生存最有利的方法。没有预谋，也没有解剖学的知识，或者任何明显同它们外观和相似性有关的东西，它们仅仅是为了达到自己繁衍生息的目的而已。

所以，对于人类自身而言，他们反而更熟悉朋友、同盟或敌人的身体和外貌。

人类是混合着各种物质性的生物。我每天有很多次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多么低劣、平凡和卑鄙。马其顿的腓力没有必要关心到每一部分，也没有必要每天早晨向他重复：“记住，先生，你是一个人。”我们吃饭、喝水、忍受本性中令自己脸红的欲望时，会发生各种事情，这些当然教给我们入门的一课。然而令人迷惑是，有很多东西会让人类感到自己谦卑、从而鄙视自己，但他们也容易受骄傲和蔑视的影响。尼布甲尼撒的确曾经是凡人中最愚蠢的，如果有必要可以把他驱逐出人类的种族，让他像牛一样去吃草，并让他相信自己并不是人类的对手。

但幸运的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人是“家中的陌生人”。如果不是这样，以下这些情况就会多么让人费解：

伟人们渴望的典礼，
君主的王冠，和荣誉之剑，
司仪官的礼杖，法官的长袍！

长长的队列，装饰精美的骏马，金灿灿的二轮马车，车轮滚滚的列车，缤纷的色彩，隆隆作响的战鼓，空中飘荡的凯旋号角，在这种气氛中如果只给我们介绍一个普通人，一个或许与衣衫褴褛的看客中最可鄙的一个人没什么不同，只不过偶尔出身不同而已，那么这一切就会显得多么可笑呀！

但更重要的是，在暂时的遗忘中，我们能丢弃掉这身臭皮囊，这样才能最终实现人的伟大。我们没有那种使诗人，伟大的文学家和具有原始天赋的人“像上帝一样思考”的概念上的崇高，如果我们没有权利偶尔脱离肉体和躯壳的束缚，使我们免受伤害和侮辱，甚至当尤利西斯走过门槛，

撕碎遮蔽他的衣服时，当密涅瓦运用法力，让他的身材变得高大，令他的一举一动充满年轻的活力和优雅，让他眼睛闪烁出不同于凡人的光芒时，我们也不能拥有那种崇高。当我全身心沉浸在最崇高的思想情绪之中时，我是多么傲慢地轻视自己的四肢，我所居的泥土房子和我自己的血肉之躯，并怀疑这样的房子是否能招待一位如此神圣的客人！

人类思想历史上一个更重要的章节都起源于这些思考。所以，几乎在各个时代，各个国家，无知的人们都会各自受到神的启示的诱惑而关心死亡，这是我们所承受的最可怕的事，虽然这并不是肉体生命的终结。我们看到朋友的身体失去知觉，一动不动，没有任何我们可以称之为生命的外在迹象。我们能将它关在房间里，不时去拜访一下。如果我们足够坚定不移，并能尽力克服它所带来的厌恶和羞辱感，我们就能一步步被分解，然后腐败，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能观察到“回归土地点尘土”。然而，尽管表现出这些感觉，人们仍旧相信死后还有某些东西活着。思想要远比包裹它的肉体好得多，人们没法说服自己相信思想和肉体会一同消失。

有两种思想的力量使人们成为宗教动物。第一种是：他倾向于把所有恶意和善意都归因于大自然在他身上产生的每一种值得纪念的事情。第二种是我刚刚说过的，是思想优于肉体的高贵。我们说服自己相信，精神不会因为肉体的变化而受到伤害，也不会因为物质世界的消失而被毁灭。

第二篇 才能的分配

第一部分

智慧力量的假定死亡。——为教育相关年轻人而开办的学校。——男孩与男人的比较。

那些关注社会状态下人的性格的人常常做出的最早一个判断是：人类理解力的分配是不平等的。

进入鱼目混珠的社交圈；与十或十二个人坐在一张桌子上；经常去同一家俱乐部，有很多人在某个晚上到那里只是为了放松一天的辛劳——这几乎就是一种定律，其中有一、两个人或许会才华横溢，其余的“让人厌倦、乏味、平庸、没有价值”。

进入一所大学校——这种情况会更让人震惊。我曾亲眼目睹两个天资聪颖的人要努力计算这个问题；他们一致认为，在一百个男孩子中不超过一个小男孩拥有敏锐的理解力，能进入一条真正属于他自己的智慧之路。人们总会听到这种学校的校长说：“嘿，我为那个年轻人感到骄傲；我在这所学校当了三十年校长，从来没有遇到第二个这种学生！”

我上面所提到的社交圈、晚会或俱乐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样聚集起来的个体间所具有的假定的一致性选择并集合起来的。如果将他们一视同仁的话，就是孩子们刚被送到学校时那样，聪明人的比例丝毫不比后一

种情况大多少。

学生优越与否的主要标准在于他们回答老师提出的日常问题时的方式。大部分人都会完全错误，表明他们不理解这个问题，完全是有目的地回答问题。也许一百个人中有一个，也许这个比例更小，会用值得称赞的方式回答，并以清晰而富有感染力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随着人们逐渐长大并且成熟，事情当然就不会都那么糟糕。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回答一个普通问题的方式不会让你怀疑他们的愚蠢。

一位普通男学生表现出平凡外表的主要原因是通常所称的懦弱。他一副茫然失措的表情，一开始就盯着你，却不是回答问题。其实他在同样水平的人中并非这么差劲，只有当长者和他讲话时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后一种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称为阶级差别的鱼雷效应。对学生来说教师就是暴君；因为每一个人仅按照自己意志的冲动做出判断的人其实就是暴君。男孩回答提问者的问题，正如同《伊利亚特》中多隆在剑刃下回答尤利西斯的问题。当男孩只是被长辈提问时，在某种程度两者是类似的。他生怕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会因此遭受责备、居高临下的轻视神情，和蔑视的手势。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没必要“动用自己的思想”，只有在他自己视为对手的人面前才能自由无畏地回答。当提问者是公认的地位高的人物，或介于男孩和男人之间的人，且在传统力量和肉体力量方面比提问者胜一筹时，才会对回答问题者产生真正的影响。

并不只是简单的恐惧阻止了男孩以同样的自由和精神回答年长者的问题，就像他回答同等地位的人那样。他认为不值得应战。他做事不是为了得到赞扬，这样他会感到绝望，因此也不会去尝试。他就像一个拳击手，虽然技术娴熟，也不会和一个一只手绑在身后的人战斗。如果不会给自己造成什么麻烦的话，他也会回答；但他不会打起精神并费力说出来。他很粗心；他宁愿依赖于你给他提供的任何词句，以及你认为合适的任何对待他的方式。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教师激起学生渴望将一切做到最好。

对完全成熟的人而言，事情完全不同。学生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体育馆中，其状况都和阿尔及尔的基督教奴隶相似，正如塞万提斯在其《奴隶